



唐摭言卷第六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公薦

門生薦坐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爲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着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竒之武陵曰

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
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
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爲誰曰杜
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
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籍甚亦一代之龍門也竒
章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門攜所業先詣二
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贊其首
篇說樂韓始見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
孺曰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問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

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荅曰吾子之文不止
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
二公訪之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
不遇翌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是
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爲詩詞意
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爲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
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贄謁會融表弟滕籍者偶
得延讓百篇融覽大竒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
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

唐揚言 卷六 二
讓爲笑端及融言之咸爲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
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入內庭孜
孜於公卿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襄南融一見
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
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
意上書於公爲日久矣所恨公初爲相而僕始搃角公
再爲相僕方志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止及僕參
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爲相隨駕在秦僕適効
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

湯之正道稷薛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國論之乎昔者
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
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
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
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
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於開元五年掌天下
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正於開元九年
掌天下選拔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
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
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於

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主之寵彌縫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備員則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變理者則道合陰陽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蠹蠹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

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貴驕人爲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於古人乎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雲纒積而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聞六胡爲孽日寇邊陲邦家連兵來往塞下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過時之咎也四郊之多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之相公在外十

餘年而復相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爲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爲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今公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爲岳陽集有送別詩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棲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主上以相公爲賢使輔佐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桑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慶在宮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於荆府積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

爲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間恐遺賢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徵召奏聞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郡即思改豈有輕爲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懼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得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試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旣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變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互爲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口清輦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臺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明相公有而不

知知而不用亦其過深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爲政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爲此職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滔眼不識字心不好賢蕪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以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一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逢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詩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鬻之可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來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雨陰陽乖度中願相公進賢爲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爲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爲執事所怒儻哂旣罷怒方解則僕當持舊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爲相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坐主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

乞廻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贊爲相時梁太祖在京素聞崇之輕佻贊復有嫌疊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謫官入閩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桹前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齋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九王之舊都西山雄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類莫不踴躍況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鑿日觀此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奔大禮升聞天朝衡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榮家今當代之士知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階屏用增戰汗

顥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可管記之任者愚以爲軍中之書記節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

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舉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省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幕下列於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幽遠況孝若相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知者斯人也請爲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舍高明裁之謹再拜

李翱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翱載拜齊桓公不疑於

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

服諸侯無不至焉齊堅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及葬五公

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

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

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

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

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

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

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於朝禹

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

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賢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閭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竒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閣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

惟雨堂

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

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

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而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旣矣閤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宜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贊曰舉孤棄讎聖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冷然所尚鴻儒不爲矣

唐摭言卷第六 癸辛酉正月初二日校

唐摭言卷第七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舉進士
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未定家素貧乏與
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
旅不容有咸陽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
霽而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而去
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至刑部侍郎雍
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門郎中

唐摭言 卷七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滄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
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
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鍾二十年
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言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旣而竟如其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岡官終襄帥絳爲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會親賓落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宴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下三十二人皆取寒素

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泪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爲寒進開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厚薄鄰之金瓦其間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臻前輩之間闕者也

升沈後進

太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爲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爲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聞廳裏絕脫靴賓客疑終宣城瓚禮部尚書潛侍中

太平王崇實賢二家率以科目爲資足以升沈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實徒勞謾走

竒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於灞澹間先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弟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竒章亦及門二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

唐摭言 卷上 三
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惟命一
囊猶寘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
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爲什麼對曰謂之樂句二
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二公沈默良
久曰可於客戶坊稅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
復誨之曰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
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先輩不遇
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竒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
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爲君子腹誹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之美出
於李翱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
爲後進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翱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
人則無無誘勸之心雖有卓犖竒怪之賢固不可得而
知也其餘或雖知欲爲薦言於人復懼人不我信因人
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且不固矧曰能人之
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復不如其載若張
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萬不見一
人焉

李翱感知已賦序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貢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走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翱有相知之道焉謂翱得古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拭吹噓翱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邁疾而歿翱漸遊于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翱迺知其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于茲五年翱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爲文將數萬言愈

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此心迺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爲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翱雖不肖幸辱梁君所知君爲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誰將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迤邐

阨窮也遂賦知己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

撰三賢論

劉脊虛

蕭穎

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

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爾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朱顏而止曼都之姿雜爲顛顛緼絮蒙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化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

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易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爲王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辭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

以詩書爲煩尤罪子長不編年乃爲列傳後代因之非
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
以序續脩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
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劉備卿佐之服居賓友之
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
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興去就之際一死一生之間
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常
見詬於人中取其節之舉足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
徧精其貫穿甚於精者文方復雅尚之至嘗以律度百
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邁蹈厲可無知者言

也茂挺父爲莒丞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
茂挺初登科自洛還莒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即
日舍之且曰蕭贇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教吾由是得
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
與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謂名卿矣每見魯山即終日
歎息謂余曰見紫芝者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
蘇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
所不耻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間邢
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
季豐守道而能斷趙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

丹叔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沈遠廉靜梁國喬澤德源昂昂有古風弘農楊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口下常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顧謂賓從曰即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清言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未對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沖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潁川陳讜言士然讀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渝潁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夫落落

有竒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韋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求人海內以爲德選汝南邵軫緯鄉有詞學標幹天水趙驊雲鄉才美行純陳郡殷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激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韋收仲成遠慮而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體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溫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疎明簡暢潁川韓拯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溫良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潁川陳晉正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微

之誠貫百家之言是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驊邵軫
洎華最善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
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蕭歸葬先
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之是必有之而察之
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
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
李華復有權臯張友略

出臯墓銘也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
一聲人倚樓吟味不已因目喾爲趙倚樓復有贈喾詩

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祐略
曰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
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羣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
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未之面而四賢
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
爲肅所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
等旣去復止絳羣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
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睂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次襄陽謁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温飛卿居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之於內失之於外萬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於羈束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而已矣其有屬辭叙事言雖訐□知之者不其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第七

四月初二日校

唐摭言卷第八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通榜

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儔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
十人於儔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紆其次
六人張紘尉遲汾李紳張俊餘而權公凡三榜共放六
人而紘紳俊餘不出五年內皆捷矣

陸忠州榜時梁補闕肅王郎中礫佐之肅薦八人俱捷
餘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見韓文公與陸
儔員外書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遺盧參預之第二第三榜諫議柳
遜起居舍人于兢佐之錢紫微珣亦頗通矣

鄭顥都尉第一榜託崔雍員外爲榜雍甚然諾顥從之
雍第推延至榜除日顥待榜不至隕獲旦至會雍遣小
僮壽兒者傳云來早陳賀顥問有何文字壽兒曰無然
日勢旣暮壽兒且寄院中止宿顥亦懷疑因命搜壽兒
懷袖一無所得顥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壽兒以一
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狼忙扎之一無更易

主司撓悶

貞元十一年呂渭第一榜撓悶不能定去留因以詩寄

前主司曰獨坐貢闈裏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應見
此時情

陰注陽受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壻先是翱典合肥郡有
一道人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謂其妖叱去旣而謂翱
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繫於非所其夕內子心
痛將絕頗爲兒女所尤亟命召至謝焉道人唯唯而已
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劇飲數斗不能亂翱心敬憚以孺
人之危爲乞因請爲翱奏章其妻尋愈翱叩頭致謝復
謂翱曰所寫章不謹某向甚懼謫罰翱對以自札固無

錯誤其人微笑即探懷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翺益

神之後翺任楚州

或曰桂州

其人復至其年楊嗣復知舉求

落第嗣復翺之親表由是頗以求爲慊因訪於道人道

人言曰此細事亦可爲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

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

飲暨壘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按手疏二緘遲明

授翺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翺如

所教尋遞中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辭云非頭

黃尾三求六李翺竒之遂寄嗣復嗣復已有所貯頗疑

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佖

爲狀元黃價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契合後翺鎮襄

陽其人復至翺虔敬可知也謂翺曰鄙人載來蓋仰公

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翺無所得遂遣諸

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位至宰輔後求

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爲將相

夢

鍾輻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齋爲習業之所因手植一

松於庭際俄夢朱衣吏白云松圍三尺子當及第輻惡

之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使人驗之松圍果三尺矣

沈光始貢于有司嘗夢一海舩自夢後咸敗於垂成暨

雅雨堂

登第年亦如是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無何謝恩之際升階忽爾迴颺吹一海圖拂光之面正當一巨舶即夢中所覩物

孫龍光偓崔澹下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旣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喜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

予次匡廬其夕遙祝九天使者俄夢朱衣道人長丈餘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謂魚透龍門凡三經復透矣私心常慮舉事中輟旣三舉矣欲罷不能於是四舉有司遂僥忝矣

聽響卜

畢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同人聽響卜夜艾人稀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韋甄及第年事勢固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撓懷俄聽於光德里南街忽覩一人叩一版門甚急良久軋然門開呼曰十三官尊體萬福旣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狀頭

杜黃門第一榜尹樞爲狀頭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選

知與無預評品者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主上
誤聽薄劣俾爲社稷求棟梁諸學士皆一時英雋奈無
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樞年七十餘獨趨
進曰未諭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樞不才公欣
然延之從容因命卷簾授以紙筆樞援毫斯須而就每
札一人則抗聲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聞之咨嗟歎
其公道者一口然後長跪授之唯空其元而已公覽讀
致謝訖乃以狀元爲請樞曰狀元非老夫不可公大竒
之因命筆親自札之

鄭損舍人光啓中隨駕在興元丞相陸公扈爲狀元先
是扈與損同止逆旅扈于時出丞相文忠公之門切於
了却身事時已六月懇叩公希奏置舉場公曰奈時深
夏復使何人爲主司扈曰鄭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請
扈致謝於損扈乃躬詣損拜請其榜貼皆扈自定

遭遇

貞元二年牛錫庶謝登蕭少保下及第先是昕寶應二
年一榜之後爾來二紀矣國之耆老殆非俊造馳騫之
所二子久屈場籍其年計偕來主文頗以耕鑿爲急無
何並馳人事因迴避朝客誤入昕第昕岸幘倚杖謂二
子來謁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知誰也潛訪於閹吏吏

曰蕭尚書也因各以常行一軸面贊大蒙稱賞昕以久無後進及門見之甚喜因留連竟日俄有一僕附耳昕盼二子靦然既而上列繼至二子隱於屏後或曰二十四年載主文柄國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聞之亦不意是昕猶慮數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辭昕面告之復許以高第竟如所諾

友放

王相起長慶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甚爲交友甚有文而落拓因密令親知申意俾敏中與甚絕前人復約敏中爲具以待之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甚果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召甚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輕負至交相與歡醉負陽而寢前人覩之大怒而去懇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當更取賀拔甚矣

誤放

包誼者江東人也有文辭初與計偕到京師後時趨試不及宗人祭酒佶憐之館於私第誼多遊佛寺無何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真覩其色目即舉人也命一介致問誼勃然曰進士包誼素不相識何勞要問太真甚銜之

以至專訪其人於信信聞誼所爲大怒而忌之因詰責遣徙他舍誼亦無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棄故過雜文俟終場明遣之旣而自悔之曰此子旣忤我從而報之是爲淺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廢其人何必在此於是放入策太真將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錯愕趨出不記他人唯記誼爾及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因明言乃知得喪非人力也蓋假手而已鄭侍郎薰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志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爲狀元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寒進也未嘗有廟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尋爲無名子所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憂中有喜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濶別積十餘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麗縷跨驢依稀與妻類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後旬日登第矣

爲鄉人輕視而得者

唐摭言 卷八
許崇宣州涇縣人早脩舉業鄉人汪遵者幼爲小吏洎
崇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然善爲歌詩而深晦密一
旦辭役就貢會崇送客至灞漣間忽遇遵於途中崇訊
之曰汪都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對曰此來就貢崇怒曰
小吏無禮而與崇同硯席崇甚侮之後遵成名五年崇
始及第

以賢妻激勸而得者

彭伉湛賁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湛姨也伉舉進士擢
第湛猶爲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
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
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
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時伉方跨長耳縱
遊於郊郭忽有僮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袁人
謔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驢

已落重收

顧非熊況之子滑稽好辯陵轢氣焰子弟爲衆所怒非
熊旣爲所排在舉場三十年屈聲聒人耳長慶中陳商
放榜上怪無非熊名詔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進
皆知勸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爲童稚時已解念君
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唐拔言 卷八
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尚書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貫之爲之重收或曰李景讓以太夫人有疾報堂請暫省侍路逢楊虞卿懇稱班圖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試楊員外於陵省宿歸第遇程於省司詢之所試程探鞫中得賦藁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公今年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策子末繕寫而斥其名氏攜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所試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

日向有人賦次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則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於陵于是請擢爲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復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聞特勅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

受正制略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膺寵命松舒州人也學賈司倉為詩此外無他能時
號松啓事為送羊脚狀希羽歙州人也辭藝優博松希
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中人皆以詩卷
及第亦皆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榜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科
時號楊三喜

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王
侗丞相魯公損之子侗及第翌日損登庸王侗過堂別

見

歸黯親迎拜席日狀元及第榜下版巡脫白朞月無疾
而卒

別頭及第

別頭及第始於上元二年錢令緒鄭人政王悌崔志恂
等四人亦謂之承優及第

楊巖等會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楊知至刑部尚書源重

故相牛僧孺之甥鄭朴河東節度使楊巖監察御史竇緘故相

子之恩旨令送所試雜文付翰林重考覆續奉進止楊巖
一人宜與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時楊知至因以長句呈

唐摭言 卷八
同年曰由來梁鷺與冥鴻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謾勞
鄒氏律長天獨遇宋都風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銜環
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搖蕩無因得醉杏園中

及第後隱居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遂
隱于九華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脩舉冠卿孝節徵
拜右拾遺不起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
第歸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跡丘園絕蹤
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
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

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可右拾遺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
化之地靈跡具存慕其真風高蹈於此嘗賦閑居遣興
詩一百韻大行於世

皇甫穎早以清操著稱乾符中及第時四郊多壘穎以
垂堂之誠絕意祿位隱于鹿門別墅尋以疾終

入道

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爲道士

蕭俛自左僕射表請度爲道士

蔣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亂相離遂屏跡丘園

唐摭言 卷八
因應天令節表請入道從之

顧況全家隱居茅山竟莫知所止其子非熊及第歸慶
既莫知況寧否亦隱於舊山或聞有所遇長生之秘術
也

論曰士之謀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達失二揆弘
道要樞可謂勤於脩己者與苟昧於斯繫彼能否臨深
履薄岐路紛如得之則恃己所長失之則尤人不盡干
祿之子能不慎諸及知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舛望不
足倚之而圖富貴倚之則事怠怠則智惟昏引之則感
通通則尤怨弭故止軻之言命蓋阨窮而已矣有若立
身慎行與聖哲同轍者則得喪語默復何薑芥乎復何
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與知而已矣包子之誤
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資笑談不足以彰事實有功成身
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齒矣

唐摭言卷第八

正月初二日校

唐摭言卷第九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防慎不至

張峴妻顏蕘舍人猶女峴有樊表兄者來自江之南告峴請叩蕘求宰字峴許之而蕘久不應樊謂誑已中心銜之頗切一旦謂峴曰弟卷軸不鄙惡扎可以佐弟峴欣然以十餘軸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試每軸頭爲扎三兩紙而授之峴鬱悒而已

房珣河南人太尉之孫咸通四年垂成而敗先是名第定矣無何寫錄之際仰泥落擊翻硯瓦汙試紙珣以中

唐摭言 卷九
表重地祇薦珮一人主司不獲已須應之珮既臨曙更請叩副試主司不諾遂罷

李廷璧乾符中試夜於鋪內偶獲襖子半臂一對廷璧起取衣之同鋪賞之曰此得非神授遂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賊也

誤掇惡名

葉京建州人也極有賦名向遊大梁嘗預公宴因與監軍使面熟及至京師時已登科與同年連鑣而行逢其人於通衢馬上相揖因之謗議喧然後頗至沈棄終太學博士

劉纂者高州劉舍人蛻之子也嗣爲文亦不惡乾寧中寒棲京師偶與一醫工爲鄰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貸於其人其人即上樞吳開府門徒嗣薛王爲大京兆醫工因爲知柔診脉從容之際言纂之窮且屈知柔甚領覽會試官以解送等第稟於知柔知柔謂纂是開府門人來囑斯必開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知其由自是纂落數舉方悟萬計莫能雪之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略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揚篆員外乾符中佐永寧劉丞相淮南幕因遊江失足

墜水待遣人歸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聞之命以衣授
篆少頃衣至甚華靡問之乃護戎所賜時中貴李全公
聞之無言後除起居舍人爲同列譖改授駕部員外郎
由是一生坎軻

好知己惡及第

邵安石連州人也高湘侍郎南遷歸闕途次連江安石
以所業投獻遇知遂挈至輦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詩人
章碣賦東都望幸刺詩曰懶脩珠翠上高臺省月連娟
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鄭隱者其
先閩人徙居循陽因而耕焉少爲律賦辭格固尋常咸

康末小魏公沆自闕下黜循州佐于時循人稀可與言
者隱贊謁之沆一見甚慰意自是日與之遊隱年少懶
於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衆怒故責其逋租繫之非所
沆聞大怒以錢代隱輸官復延之上席未幾沆以普恩
還京命隱偕行隱稟性超超沆之門吏家僕靡不惡之
往往呼爲乞索兒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隱狎遊多不
館宿左右爭告沆召隱微辯隱以實對沆又資以財帛
左右尤不測也行至商顏詔沆知貢舉時在京骨肉聞
沆攜隱皆以書止之沆不能捨遂令就策試然與諸親
約止於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隱者三四矍然

頓氣而言曰鄭隱崔沆不與了却更有何人肯與之一
舉及第然隱遠人素無關外名足不跡先達之門既及
第而益孤上過關譙策蹇出京槃桓淮浙間中和末鄭
續鎮南海辟爲從事諸同舍皆以無素知聞隱自謂有
科第志無復荅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續不得已致隱於
外邑居歲餘又不爲宰君所禮會續欲貢士以幕內無
名人迎隱尸之其宰君謂隱恨且久仇之必矣遂於餞
送筵置鴆隱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爲楊崖州炎所知欲奏補闕懇曰願進士由此
獨步場中然不曉呈試先求題目爲地崔教知之旭日
於簾中卒愕換之是歲二崔俱捷

好及第惡登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暖子上着莎衣蔡
京與孟容同

論曰古人舉事之所難者大則赴湯火次則臨深履薄
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聞者靡不膽寒髮豎永爲
子孫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知
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
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愧彼爲表之義

覲乎析薪之喻方之湯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知瓜李之嫌蕙苾之謗斯不可忘若邵鄭二子單進求名之志先其類雖順坂之勢可惜而握苗之戒難忘名既靡揚得之不求崔公脅制仁者所不爲也許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爲名也莎錦之譬謔浪而已

勅賜及第

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勅賜及第擢入內庭

永寧劉相鄴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勅賜及第中外賀緘極衆唯鄆州李尚書種一章最著乃福建韋尚書岫之辭也於是韋佐鄆幕略曰用勅代榜由官入名仰溫樹之烟何人折桂泝甘泉之水獨我登龍禁門而便是龍門聖主而永爲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己曠代所無相國深所慊鬱蓋指斥太中的也

杜昇父宣猷終宛陵昇有詞藻廣明歲蘇導給事刺劔州昇爲軍倅駕幸西蜀例得名見特勅賜緋導入內韋中令自翰長拜主文昇時已拜小諫抗表乞就試從之登第數日有勅復前官并服色議者榮之

秦韜玉出入大閭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玉已拜丞

郎判齏及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韜玉置書謝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條燭下雖阻文闈數仞牆邊幸同恩地

王彥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於鼎甲廣明歲駕幸西蜀恩賜及第後爲嗣薛王知柔判官昭宗幸石門時宰臣與學士不及隨駕知柔以京尹判齏權中書事屬近輔表章繼至切於批荅知柔以彥昌名聞遂命權知學士居半載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爲本寺人吏所累南遷

表薦及第

乾寧中駕幸三峯殷文圭者攜梁王表薦及第仍列於榜內時楊令公行密鎮維揚奄有宣浙楊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陽辭親間道至行在無何隨榜爲吏部侍郎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薦之文圭復擬飾非遍投啓事於公卿間略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鷓避風不望洪鍾之樂旣擢第由宋汴馳過俄爲多言者所發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常以文圭爲證白馬之誅靡不由此也

何澤韶陽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經略有文稱澤乾寧中

隨計至三峯行在永樂崔公即澤之同年丈人也聞澤來舉乃以一絕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唯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訪我子穩將鬢鬣上龍門時主文與奪未分又會相庭有所阻時崔相公徹恃權即永樂猶子也因之敗於垂成後漂泊關外梁太祖受禪澤假廣南幕職入貢勅賜人第

惡得及第

于祝舊名韜玉長興相國兄子貴主視之如已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與於關節由是眾議喧然廣明初崔厚侍郎榜貴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為設庭燎仍為宴具

諸炬上堂四枚

以俟同年展敬選內人美少者十餘輩執燭跨乘列於長興西門既而將及辨色有朱衣吏馳報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胡子祝小字諸炬應聲擲之于地巢寇難後於川中及第依棲田令孜矣或曰祝及第非令孜力後依其門

高錯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迴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明年錯戒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錯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求魏莪錯曰狀元已有人此

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面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詞貌堂堂錯見之改容不得已遂禮之矣

黃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賓佐俱為孔魯公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芳林十哲今記得者八人

沈雲翔亞之弟也

林繕改名絢閩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鄭玘 劉業 唐珣 吳商叟已上四人未知其詳

秦韜玉京兆人父為左軍軍將韜玉有詞藻亦工長短句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毯綠不卷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一親聯絡馳朝車鬪鷄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然慕栢耆為人至於躁進駕幸西蜀為田令孜擢用未期歲官至丞郎判鹽鐵特賜及第

郭薰者不知何許人與丞相于都尉向為硯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復縮財賦薰不能避譏嫌而樂為半夜客咸

通十三年趙隲主文斷意爲薰致高等隲甚撓阻而拒之無名會列聖忌辰宰執以下於慈恩寺行香忽有繒帖子千餘各方寸許隨風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題曰新及第進士郭薰公卿覽之相顧蹶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凡通中自雲翔輩凡十人今所記者有八皆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故也然皆有文字蓋禮所謂君子達其大者遠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與失乃不能糾別淑慝有之矣語其蛇豕之心者豈其然乎

四凶

今所記者三

陳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辭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嘗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執政謂岵因內道場僧進經頗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騁辯雖接對相公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中降聖之辰二教論義而黃衣屢奔上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爲主論自誤引涅槃經疏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

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旣而錯愕殆至顛墜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上聽云磻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頗思理一邑以自効耳於是中旨授至德縣令磻叟莅事未終考秩地官詣闕上封事通義劉公引爲羽翼非時召對數刻磻叟所陳凡數十節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家可以贍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旣而大爲巖恚怒翌日勅以磻叟誣罔上聽訐斥大臣除名爲民流愛州磻叟雖至顛蹶輒不敢以其道自屈素

有重墜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廡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磻叟得量移爲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磻叟待以巡屬一州佐耳磻叟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幕吏書云已出無禮之鄉漸及逍遙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餘輩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時天下喪亂無人爲隄防旣而爲卒伍所陵全家泝漢至賈澗後門三十餘口無噍類矣

劉子振蒲人也頗富學業而不知大體尤好陵轢同道詆訐公卿不耻干索州縣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試明庭稠人廣衆罕有與之談者居守劉公主文歲患

舉子納卷繁多榜云納卷不得過三軸子振納四十軸因之大掇凶譽子振非不自知蓋不能抑壓耳乾符中官爲博士三年釋奠禮畢令學官講書宰臣已下皆與聽焉時子振講禮記陸鸞周易

李洺者封川相猶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順以邠州節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於禹洺樂遊行瑜之門行瑜呼洺李郎會與計偕僕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洺負是大恣未幾按甲來覲諷天子誅大臣搢紳間重足一跡洺出入行瑜之門頗有得色及行瑜敗詔捕洺洺亡命秦隴

論曰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于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脩業苟昧乎識未有一其行藏者也矧乃時之不來命或多蹇善惡蔽於反已得失倖於尤人豈不驟達終危雖榮是辱非夫克明躁靜之本洞究存亡之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而能索身於坦夷者未之有也楊子雲曰治亦鳳也美才高識其唯君子歟

唐摭言卷第九 辛酉正月初三日校

唐摭言卷第十

唐光化進士瑯琊王定保撰

載應不捷聲價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時劉蕡對策萬餘
字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弘董仲舒
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歛衽然亦指斥貴幸不顧忌
諱有司知而不取時登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已之
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
下

乾符中蔣凝應宏辭爲賦止及四韻遂曳白而去試官

不之信逼請所試凝以實告既而比之諸公疑有得色
試官歎息久之頃刻之間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
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樂天應宏辭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
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然登科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也

論曰無義而生不若有義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
失雖抱屈於一時竟垂裕於千載者實得之矣比夫天
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者白得之矣麟肝鳳髓不登於
俎者其唯蔣君乎

海叙不遇

宋濟老於辭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
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明皇先問曰宋
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譏宋濟曰白袍何紛紛荅曰爲朱
紫袍紛紛耳

張倬者東之孫也嘗舉進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之曰
此即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言不遇因吟一絕而去曰老夫三日

門前立珠箔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

華山來

唐摭言 卷一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謁所沮因賦一絕曰萬
卷書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
紙毛生不爲通

羅隱光化中猶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
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矢如流電馬如飛
朔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莊布謁皮日休不遇因以長書疏之大行於世
溫憲先輩庭筠之子光啓中及第尋爲山南從事黜人
李巨川草薦表盛述憲先人之屈略曰娥眉先妬明妃
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橋舉進士二
十餘上不第滿朝稱屈嘗賦一絕頗爲前達所推曰惆
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
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賦酒胡子長歌一篇甚著
名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貰酒於旁舍且無絲竹以用娛
賓友蘭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於座上拱而
立令曰巡觴之胡人心俛仰旋轉所向者舉杯胡貌類
人亦有意趣然而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
酒胡歌以誚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歡擎出酒胡當玉盤
盤中餽飢不自定四座親賓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

不在面狗俗隨時自圓轉酒胡五藏屬他人十分亦是
無情勸爾不耕亦不飢爾不蠶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
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儀形本非天地力
雕鐫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裝飾長安斗酒十千酤
劉伶平生爲酒徒劉伶虛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
河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羅隱梁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衮以小天倅大秋姚
公使兩浙衮以詩贈隱曰平日時風好涕流讒書雖盛
一名休衮區歎屈瞻天問夷貊聞詩過海求向夕便思
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何當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

命卓侯隱荅曰崑崙水色九般流飲即神仙憇即休敢
恨守株曾失意始知緣木更難求鶴原謾欲均餘力鶴
髮那堪問舊遊遙望北辰當上國羨君歸棹五諸侯
孫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
亦欲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郎儀表堂堂好箇軍
將何須以科第爲資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之
長晚年喪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
門醉中走筆寄儲詩曰行行血淚灑塵襟事逐東流渭
水深愁跨蹇驢風尚緊靜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猶掛東
堂夢千里空馳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滿城烟樹噪

春禽定詩歌千餘首多委於兵火竟無成而卒

歐陽澥者四門之孫也薄有辭賦出入場中僅二十年善和韋中令在閣下澥即行卷及門凡十餘載未嘗一面而澥慶弔不虧韋公雖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隨駕至西川命相時澥寓居漢南公訪知行止以私書入襄帥劉巨容俾澥計偕巨容得書大喜待以厚禮首薦之外資以千餘緡復大譙於府幕既而撰日遵路無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澥荅書既呈於公公覽之憮然因曰十年不見酌然不錯

劉得仁貴主之子自開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年竟無所成嘗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詩人爭爲詩以弔之唯供奉僧棲白擅名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云洞唐諸王孫也嘗遊兩川慕賈閬仙爲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洞爲終南山詩二十韻句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曰斲竹烟嵐凍偷秋雨雹腥遠平丹鳳闕冷射五侯廳大約全篇得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飡落葉鶴病曬殘陽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閣書又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懺射鵬復贈高僕射曰征南

破虜漢功臣提劍歸來萬里身閑倚凌雲金柱看形容
消瘦老於真復曰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
復送人歸日東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時人但謂
其僻澁而不能貴其竒峭唯吳子華深知子華才力浩
大八面受敵以八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
河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
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麕子華不怨所鄙而喜所許洞三
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
哭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之致也

趙牧不知何許人大中感通中數李長吉爲短歌可謂

感金結繡而無痕跡對酒詩曰雲翁耕扶桑種黍養日

烏手按六十甲子循環落落如弄珠長繩繫日未是愚

有翁臨鏡捋白鬚飢魂弔骨吟古書馮唐八十無高車

人生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裂衣換酒且爲娛

君日飲一瓢夜飲一壺杞天崩雷騰騰紂非舜是何

足憑桐君桂父豈欺我醉裏騎龍多上昇菖蒲花開魚

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餘尤上輕巧辭多不載

崔櫓慕杜紫微爲詩而櫓才清麗而近蕩有無機集三

百篇尤能詠如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

晚來天復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

詩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如此數篇可謂麗矣若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復能爲應用四六之文辭亦深侔章句劉光遠不知何許人慕李長吉爲長短歌尤能埋沒意緒竟不知其所終

巖傑梁國公元崇之裔孫童少聰悟絕倫弱冠博通墳典慕班固司馬遷爲文時稱大儒嘗以詩酒放遊江左尤肆陵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鞠場宇初構巖傑紀其事文成粲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旣而標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

車牛拽之磨去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盧子發牧歙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人性使酒以手書褒美贈之以束帛辭以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逢大賢巖傑復以長牋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載一時肇不得已輟所乘馬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禮旣而日肆傲睨輕視子發子發嘗以篇詠詫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山巖傑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耶子發慚不得意無何會於江亭時

蒯希逸在席子發改令曰目前取一聯象令主曰遠望
漁舟不濶尺八巖傑遽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
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
子中和末豫章大亂巖傑苦河魚之疾寓于逆旅竟不
知其所終

月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詩格清雅與
賈長江無可上人齊名島哭柏巖禪師詩籍甚及賀賦
一篇與島不相上下島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
雙淚下不是解空人賀曰林逋西風急松枝講法餘凍

鬚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
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其詩尤童竒
險至如四五片霞生絕壁兩三行雁過疎松復曰拋芥
一降顛狒狒折楊枝灑醉猩猩廬山瀑布曰白鳥遠行
鬪玉虹孤飲潭皆負出前輩開成中常遊豫章武宗朝
准勅反初名甚喧然

胡玠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苦心於五七言桑落洲一
篇曰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
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後改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玢與李

騰舊交騰廉問江西弓旌不至

段維或云忠烈之後年及強仕殊不知書一旦自悟其

非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眾以年長猶未發蒙

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餘篇俾其諷誦翌日維悉能

引記諸生異之復受八韻一軸維誦之如初因授之孝

經自是未半載維博覽經籍下筆成文於是請下山求

書糧至蒲陝間遇一前資郡牧即世請維誌其墓維立

成數百言有燕許風骨厚獲濡潤而乃性嗜煎餅嘗為

文會每箇煎餅纔熟而維一韻賦成咸通乾符中聲名

籍甚竟無所成而卒

劇燕蒲坂人也工為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燕投贈王

曰祇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井拜三公重榮甚禮重為

人多縱陵轢諸從事竟為正平之禍

灋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

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

花皆繪炙人口温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

張邵等詩賦皆榜於都堂

任濤豫章筠州人也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

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騰廉察江西時

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騰判曰江西境内凡為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羅虬辭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後去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肉聲常為貳車屬意會貳車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紅兒為繒綵孝恭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手刃絕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翻賦擅名緘嘗為角觝賦略曰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挈盡是用拳之手或非緘善角觝

周繁池州青陽人也兄繇以詩篇中第繁工八韻有飛卿之風

何涓湘南人也業翻嘗為瀟湘賦天下傳寫少遊國學同時潘緯者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以一夜賦瀟湘

章碣不知何許人或曰孝標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長沙攜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賦東都望幸以刺之詩在好知己惡及第門復為焚書坑儒詩曰竹帛烟

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灰未冷關東亂劉項從來不讀書

來鵠豫章人也師韓柳爲文大中末咸通中聲價益籍甚廣明庚子之亂鵠避地遊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維陽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初與來鵠齊名王祭嘗謂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祭之所推伏

張喬池州九華人也詩句清雅負無與倫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參軍主試同時有許棠與喬及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蟻周繇鄭谷李棲遠温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

長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頗以許棠在場席多年以爲首薦喬與俞坦之復受許下薛能尚書深知因書所作詩言二子曰何事盡參差惜哉吾子詩曰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門即不知何曾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謝廷浩閩人也大順中頗以辭賦著名與徐夔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

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闢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乾寧中駕幸三峯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時建奏勒諸王放散殿後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謀也一返正轉假禮部尚書充夔州節度判官上至華清宮遣使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峯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駕幸岐梁太祖自東平擁師迎駕至三峯單騎出降旣而素忌巨川多謀遣人害之

陳象袁州新喻人也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羔雁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薨象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師攻陷象被擒送維揚戮之象頗師黃老訖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湯箕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闡委未嘗有倦色傳女適江夏杜洪之子時及昏瞑有

人走乞障車文箕命小吏四人各執紙筆倚馬待製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難至臨川憂恚而卒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辭賦貢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寃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辭賦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黜尋邁病而卒

李凝右隸事中損之子冲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無何溥奏諸將各領一麾凝古獲濡潤而不之謝溥因茲減薄

韋莊奏請追贈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東野上古風詩名播天下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張建封幕卒使下廷評韓文公作誌東野謚曰貞耀先生賈島詩曰身歿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

莊云不及第誤也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也父璿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業竒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璿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見其子旣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相勸試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鏤壓轡搖冬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磨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麗者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與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辨諱一篇不幸未登壯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鄉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竒章公表甥慙公不薦因襄陽大水遂爲大水辨極言誹謗有夜入真珠室朝遊瑤瑁宮之句公有愛姬名真珠李羣玉不知何許人詩篇妍麗才力道健咸通中丞相脩行楊公爲奧主進詩三百篇授麟臺讎校

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文學之外尤善談

笑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左居於姑蘇藏書萬餘卷詩
篇清麗與皮日休爲唱和之友有集十卷號曰松陵集
中和初遘疾而終顏蕘給事爲文誌其墓吳子華奠文
千餘言略曰大風吹海海波淪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
長松倚雪枯枝半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
鏗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閨川長晝白間爲
子文渺茫岑寂豕突鱗狂其來莫當雲沉鳥沒去其倏
忽膩若凝脂軟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
觸即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趙光遠丞相隱弟子幼而聰悟咸通乾符中以爲氣焰
溫李因之恃才不拘小節常將領子弟恣遊俠斜著北
里志頗述其事

李甘字龢鼎長慶四年及第登科記已注矣莊云不及第誤矣
溫庭皓庭筠之弟翻藻亞於兄不第而卒

劉得仁

陸逵

傅錫

平曾

賈島

劉雅珪

顧邵孫

吳人

沈珮

吳人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餘力
深究內典繇是屢爲浮圖碑做歐陽率更筆法酷似前
人庾子亂後萍梗江浙間無何有美姬爲潤帥周寶奄
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養由此名價減薄甲辰淮浙

荒亂避地至廣州人不能知困於旅食以至書千字文授於聾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邁疾而終蒙頗窮易象著大順圖三卷

羅鄴餘杭人也家富於財父則為鹽鐵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時宗人隱亦以律韻著稱然隱才雄而麓疎鄴才清而絲緻咸通中崔安潛侍郎廉問江西志在弓旌竟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郵因茲舉事闌珊無成而卒

方干桐廬人也幼而清才為徐凝所器誨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云村裏老謔凝而已王大夫名與定保家諱干字同廉問浙東干造之連跪三拜因號方三拜王公將薦之於朝請吳子華為表草無何公邁疾而卒事不諧矣

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竒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論曰工拙由人得喪者命非賢之咎伊時之病善不為

名而名隨之名不爲祿而祿從之苟異於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已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唐摭言卷第十 辛酉正月初三日校

卷之六

六